



“長春”叢書——革命回憶錄

誰敢摘掉我的紅星

SHUI GAN ZHAI DIAO WO DE HONGXING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“英雄”故事——革命英雄故事

谁说英雄好过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703
15

誰敢摘掉我的紅星

“長春”文学月刊編輯部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59·長春

1000.6

內 容 簡 介

这是一本革命回忆录。

“随朱总司令长征”記述了朱总司令在长征途中关怀、教育战士的两个故事；“誰敢摘掉我的紅星”是作者回忆紅軍时期的战友夏永明同志。这篇回忆录里，生动地記述了紅軍炊事員夏永明同志的任务任怨、勤恳朴实、热爱同志的高貴革命品質；“老共青团員的故事”是回忆大革命失败后共青团員們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，其中有打土豪、分粮食、鋤奸等几个片断；“一夜”的作者是原抗日联軍的女战士，这篇回忆录里，細致地描繪了她在一次散发传单时遇敌脱險的故事。此外，还有八篇回忆录：“长征路上过馬塘”“粟裕將軍的故事”“回忆魏拯民同志”“鞋”等。

誰敢摘掉我的紅星

“長春”文学月刊編輯部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長春市北京大街)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長春新生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1/2 字数：49,000 印数：20,000 册

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091·304

定价(5)：0.18 元

目 次

随朱总司令长征·····	冀 万 德 (1)
长征路上过馬塘·····	刘 釗 (6)
越过党岭山·····	杜 海 林 (14)
誰敢摘掉我的紅星·····	蔡 炳 臣 (17)
粟裕將軍的故事·····	张 金 发 (23)
老共青团員的故事·····	何 济 林 (28)
最难忘的元宵节·····	宋 茂 璇 (42)
从 軍 記·····	李 德 盛 (49)
一 夜·····	金 武 今 (56)
回忆魏拯民同志·····	宋 茂 璇 (64)
鞋·····	吳 立 (70)
难忘的日子·····	金 明 淑 (75)

随朱总司令长征

冀万德

随朱总司令长征，这段生活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。

长征途中，不论路多么难走，生活多么艰苦，总司令总是和我们在一起。

过了雪山，路经一个村落，司务长看见总司令由于日夜为全军的行军作战操劳，又加上生活过于艰苦，这几个月来他已经消瘦了。司务长心觉得很不安。他偷偷地在村里弄了点白面给总司令做了几个烧饼，叫我端去送给他。

我端着烧饼走进屋，总司令正俯在桌上写着什么，他抬头看我送饭来，便高兴地說：“开饭了？好，馬上就吃！”我說：“快吃吧，要不又凉了。”

他走过来，看见盘里的烧饼，忽然站住了，立刻变得非常严肃，严厉的质问我：“这是从哪搞的？”我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又說：“不行，先不要吃，你把司务长找来！”

司务长来了。总司令指着木板上的几个烧饼生气地問：“这是从哪弄的？”司务长說：“买的。”总司令又問：“在哪买的？怎么买的？”

因为总司令知道这里的群众不了解紅軍，我們一到，

群众都躲起来了，这里根本没有卖东西的。司务长只好老实的说了，原来这点白面是他在一家老乡家里发现的，屋里没人，便写了个条子，把钱和条子放在原来放白面的地方，就把白面拿回来了。总司令听了，这才变得和蔼了一些，又对我们说：“千万要注意群众纪律呀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，到哪都要保护群众利益，给群众留下好的影响，特别是这里的老乡不了解我们，更要加倍注意，不能得罪老乡。我们在生活上有点困难自己要克服，算不了什么，能过得下去就行了。”

他拿起烧饼吃了一口，忽然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：“你们吃的什么？”

“和这一样，也是烧饼。”我知道总司令的脾气，要是知道了他吃的比我们好一点，就一定把好东西分给大家吃的。所以我就撒了个谎。

“我看看去！”

他说着起身就走。

正好赶上我们警卫班也在吃饭，吃的是煮麦子。

“啊，煮麦子！好吃不好吃？”他问同志们。“好吃。”大家同时回答。

“好，我吃点。”总司令接着说。

班长给他盛了点，他一边吃着一边说：“嗯，不错。”

吃完了，他又要一碗吃起来。这时司务长也走了过来。总司令严厉地对他说：“再这样不行呵！”随后又和蔼地说：“以后战士吃什么，就给我吃什么好了，应当先想到战士。”

因为我对总司令撒了谎，挺不好意思，我正等着挨批评。可他看了我一眼，却象慈母似的对我说：“小鬼，誰叫你扯谎来，得狠狠批评你呢。”

“是！”我答应着，还是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。

“‘是’什么？这次罚你去把烧餅拿来分給大家！”他只得吃了一个烧餅，其余的都分給了我們。

二

过了草地以后，我便調到警卫排里去了。有一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宿营。夜里寂靜无声，只有滿天星斗，閃閃爍爍，由于白天帮炊事班挑水，帮同志們洗衣服太乏了，晚上給总司令站崗时，不知不觉地抱着枪睡着了。正睡得甜滋滋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从我怀里夺去了什么。睜眼一看，枪已不在了，只見一条黑影提枪奔入总司令的房中，我吓了一跳，惊出一身冷汗。这还了得，万一总司令出了危险可怎么办哪！我不顧一切地紧跟着那条黑影闖进屋去。

一进屋，我左顧右看，忽然呆住了。屋里并无外人。灯火噗噗地乱跳，总司令独自靜靜的坐在那里，两眼牢牢看着我。我的步枪正依在总司令的办公桌旁。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，一定是总司令把枪拿来了，便十分羞愧地低下了头，小声地要求：

“把枪还給我吧，首长。”

“你执行勤务为什么睡觉？”

“我錯了……”

“去把你們班长叫来！”

我說：“報告首長，我有值勤任務，不能離開這裡。”

總司令說：“我在這裡看着，你去吧！”

班長來了，總司令又嚴厲地批評了班長為什麼不好好教育我們遵守軍事紀律，班長臉紅了，汗從他的額角上冒出來，他不時的抬頭看看我。我非常難過，像針扎在心裡一樣。最後，總司令讓我們走了，班長親切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領回來。臨走時，我一回頭，看見總司令正慈愛地注視着我們倆，我心里感到無限的溫暖。

班里的同志們又把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，班長說：“這也不能全怪他，主要是我沒盡到責任……”我難受得哭起來了。我恨我自己為什麼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睡覺呢！這錯誤是多麼嚴重呀！萬一發生了什麼情況，被壞人利用了，我自己死了倒沒什麼，沒有保卫住總司令的安全，這責任可多大呀！我真痛苦極了，真對不起首長，對不起班長，也對不起全軍對我的委託。

從此以後，班上的什麼活我都可以干，就是不讓我站崗。我說我以後決不在站崗時睡覺了，班長也不答應。“行，那你們替我辛苦了，我就在打飯，燒火的時候替你們多干點吧！”我心里這麼想，但卻又覺得不是滋味，難道我就不能改了嗎？

有一天，我正幫炊事員挑水，碰見總司令。

“小冀，對你的處分有沒有意見？”

“沒有，我知道我的錯誤是嚴重的……”

“要記住，好好的認識錯誤。”他看我幾乎要哭了，又安慰地說：“人都有錯誤，誰能沒有錯誤呢？只要能記取教

訓改正錯誤，就是好样的……”

“可是班长还不讓我站崗……”我吞吞吐吐地說。

“是嗎？要我給你說說情嗎？”总司令和藹地問，我點頭答应，心里可乐开了花。他又說：“不要埋怨別人，得自己用实际行动来証明确实是改正錯誤了才行，不應該凭空要求別人来信任自己……”

当晚，班长就讓我站崗了。我真感激总司令对我的信任。他工作那么忙，事那么多，还没把我这件小事忘了。总司令太好了，一定要好好保卫他和司令部的安全。

长征路上过馬塘

刘 釗

我是十五岁那年参加紅軍的，当时长征还没有开始，当年——一九三四年秋天，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。一九三五年，在长征的路上，我成了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。

那时在我们那个部队里的女孩子，差不多数我年纪最小，又好蹦又好跳，生得胖胖的，因此同志们都不叫我的姓名，只叫我小胖子。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诨号，我撅起嘴和同志们斗气。长久了，他们喊“小胖子”，我也就脆脆快快的答应了。在长征的路上，我们也和同志们一样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好多事还鲜明地记在心里。

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九月間，长征开始一年多了。有一天，我们宿营在四川西南藏族地区的一个小村子里，这一次我们宿营的时间特别早，往常总要五、六点钟，这天下午两点便停下不走了。我们都在猜想：明天一定有更艰巨的行军任务。果然，不久王院长就把大家集合在一起，告诉大家作好准备，明天开始过一座大山——馬塘山。馬塘山的那边，便是草地的边缘了。从那里开始是无入区，要走一个礼拜才能到达我们行军的第一个目的地：大藏寺。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，我们在理县搞的粮食吃了十

几天，每人只剩下一斤多了，因此大家吃粮要有计划，每人每日一两粮，决不许可超过！

王院长讲完话，我们就四散开到野地上采野菜。我们采菜的地方都是由总务科长按连、排、班等单位事先划分好的，每个单位有固定的地段，不能乱采。我们采买班的同志们一面在自己的地段上采野菜，一面争论，究竟是哪一种野菜更好吃些。任忠毕同志说：“我看灰菜比牛耳朵、大黄叶子好吃。”杨世桂不同意，她说：“我说野蒜就是比灰菜强！”我们正争论，总务科长来了，他是个四百度的大近视，离了眼镜就不能走路，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女同志开玩笑叫他赵“瞎子”。他听到我们的争论，一口接过去说：“你们谁说的也不对，肚子饿了什么都好吃。你们说，平时有粮食，谁吃这种野菜？老得牙都咬不动。”听了他的话，大家都笑起来。承认他说的最正确。

采完了野菜，我们用四个磁脸盆盛上，每盆里面放三把炒麦子，再加一点盐放在火上煮起来，煮熟后就围着盆子吃，一边吃一边说笑。彭连昌说：“同志们最好多吃点，把肚子涨得大些，明天好过马塘山。”其实平均每人才一把麦子，加上野菜也没有多少，大家只好尽量多喝些汤。

第二天早晨一点钟，司号员就吹响了起床号。炊事班的马师傅比我们起的更早，他早烧好了开水给同志们喝。我们每人吃了一把炒麦子，又喝了一碗开水，就向马塘山方向出发了。

从宿营地到马塘山是七十华里。十点钟左右，我们就走到了马塘山脚下。这座山好高好大呀，远看着高高的，

到了山根就望不見山頂，據說從山下到山頂是二十五里。這座山的特点是又禿又光，野草、樹木什麼都沒有。我們在山腳下休息了一個鐘頭，每人喝了一碗加鹽的涼水。同志們看着馬塘山議論起來。蔡秀芝說：“這個山是個黃色的山，倒挺好看！”醫務室的趙主任雖然年紀已將近四十歲了，人還是滿年輕的，愛開玩笑。他說：“好看？這個山真象是老頭的光頭，一根毛也沒有。”我們一群女同志叫他逗得前仰後合，笑疼了肚子，我們也逗他說：“趙主任倒會形容，當個詩人沒問題。”

開始上山了。本來早晨出發的時候天氣還滿好，萬里無雲，大太陽明晃晃地照着。誰知我們上了山，剛走到半山腰，天氣突然變了，陰雲密布，狂風呼嘯，剎時間霹靂閃電一齊來，大雨象瓢泼一樣洒下來，雨里還夾雜着雹子。我生了十五年還從來沒見過那樣的雹子，大的象雞蛋，小的象銅錢，把牲口打的亂蹦亂跳。人都蹲在地上把小包袱頂在頭上，頭雖然保護住了，雹子還是免不了落在肩、身上。我大概最倒楣，包袱小，里边又沒有什麼東西，只包了一雙草鞋，怎么也遮不住頭。我看只有炊事員同志最好，他們把鍋頂在頭上，雹子叮噹叮噹地落在上面，一點也打不疼。開始我還覺着好玩，後來打得真疼了，我就不自禁地哭起來。參加紅軍一年多，這還是我第一次哭。我正哭着，旁邊一個人說：“小胖子，不要哭了，共青團員只能流血可不能流淚。來，給你這個。”接着就把一個臉盆扣在我頭上。我一聽是王院長的聲音，我不感到疼了，只感到害羞的厲害。過了很久，看着雨和雹子一時不能停，再

登山很困难，王院长下了命令：往回走，到山下一个树林里宿营。因为下着雨，山就象抹了油一样滑，又没有什么东西当扶手，大家一走一滑，好不容易才到了山下。由于山洪暴发，来时本是个干沟子，这时象小河一样猛涨起来，水流很急，两边的路也被冲坏了。队伍站在河边上干着急，没办法过去。王院长又指示运输连把全部牲口集中起来，让大家挽起裤子，每两个人拖一个马尾巴过河。一连往返几次，才把同志们全部拖过河去。我因为个子矮，水深没胸，几乎喝了水。大家过完河，天已经黑了，路又滑又泞，晚上九点钟才走到树林里。四川西南藏族地区地势很高，这地方六月天也离不开毛衣，何况是九月的夜间。我们挨了一场雨淋，衣服都湿得透透的粘在身上，夜越深越冷，大家冷得上下牙直打牙帮骨，索索地抖起来。这时候，炊事班马师傅从他保存好的皮口袋里掏出火镰和火石点着了一堆火，同志们也赶快散开拾来了干柴。很快地，一堆堆的篝火烧起来了，树林里也亮起来。雨这时虽然已经停了，但还从树枝上往下滴着水。我们有人脱下衣服来烤，有人烧水洗脚。我和任忠毕一边烤衣服，一边讲个人的身世。她告诉我：她参加红军以前，七岁上就当童养媳，婆婆虐待她，叫她到老远的山上去担水，连人带担子一起跌下来，差点没摔死。她给我看了她的伤疤，又说，红军一进村，她就偷跑出来参加了。我也说了我家的情况，说我是个独生女儿，妈妈早死了，爸爸老实厚道，一心把我扶侍大，嫁个好人家，这辈子他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。他没有想到我会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……。我们正说着，

王院长站在一个树墩子上講話了。他說：“我們今天走了一百一十多里路，同志們沒一个掉队的，这說明同志們克服困难的精神很足。我們是革命的紅軍，任何困难都吓不倒我們。目前的最大困难是缺粮食，但我們一定要越过馬塘山，到达大藏寺！同志們有沒有信心？”

“有！”五百多个人一齐回答。这声音在夜晚的树林里显得又高又响。

临睡的时候，一个女同志楊世桂說：“今天下山的时候我餓得心发慌，簡直要走不动了。”

共青团員赵桂英望着她問：“楊妹，你現在还餓么？我这里还有干粮。”說着就抓了一把炒麦子給她。

“不，我現在好了，不餓了。”

“我們是革命的女紅軍，革命就是先苦后甜。看前方的紅軍哥哥几天不吃飯还打仗呢，我們不吃飯也要战胜馬塘山！”我們几个女共青团員一齐安慰着楊世桂。

衣服烤干了，我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天晴了，云散了，我們又重新向馬塘山进发。

这一天的天气多么好呵！天蓝蓝的，沒有一絲云彩，我們想：这回一定能够順利地越过馬塘山了。

中午，我們又走到了昨天遇雹子的那个地方，同志們想起昨天的事，和我开起玩笑来，他們問我：

“喂，小胖子，忘了沒有？昨天誰在这儿哭了？”

“別說別說，小胖子害羞了。”

我真是很害羞。自己心里想，以后無論遇到什么事，我決不会再哭了。

正在我們开玩笑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了馬达声。不一会儿头上出現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，該死的东西，又来了！往常，我們遇到飞机时总是命令大家疏散开，那我总是跑得比别人快些，跑到一个沒人的地方，自个儿坐在那里歪着脖子看飞机繞圈子，扔炸弹，我一面数一面罵：“蔣該死，一个；蔣該死，两个……”可是这一次，地势真不好，五百多人全明晃晃地摆在这座一根草也沒有的秃山上。院长命令大家原地臥倒，不許动，我也只好乖乖地躺在地上。人听指揮，騾子可不听，它們滿山坡里跑开了，引得敌机咚咚地投了一大陣子炸弹，伤了几匹騾子。飞机轟炸过后飞走了。我們刚想出发，司号員又吹起了防空警报号，我們又照旧原地臥倒。这次来了三架飞机，看样子可能是偵察机，沒帶炸弹，它們在天上繞了两圈子，也飞走了。

下午的行軍很順利，五点多鐘，我們翻过了馬塘山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天又落起毛毛雨来，干了的衣服又湿透了。眼看天已透黑，我們又走了二十几里，才赶到了牛家窩鋪宿营。这里沒有人家，沒有房子，只有五个藏民放牛时临时搭起的牛屎棚子，从来不住人。既沒有粮食，也沒有柴和水。地上只有一种三寸左右高的草，給雨淋得湿漉漉的，根本不能点火；水就是草地里的水，总务科长打着火照了照，那水又渾又黃，顏色象馬尿一样，也无法喝；想采野菜天又黑了。我們便把病号 and 伤員安排在牛屎棚子里过夜，其余的人都站在外面挨雨淋。我跟采买班的几个人提議：“咱們摸块石头坐下来睡。”我們大家一齐动手，摸来摸去，摸了好半天，只摸到了泥水和青草，半块石头也沒摸到。

只好互相背靠着背蹲在雨水里睡了。

正睡着，我迷迷糊糊作了个梦，梦见我們已經到了大藏寺，那里的藏民打着鑼鼓，跳着藏族的舞蹈欢迎我們。那里街上好熱鬧呵，我們采买班买到了好多粮食，伤员們吃得又飽又香，我看到一个伤员吃得那么香，就高兴地凑过去問他：

“吃飽了么？这是我們采买班买的，多吃点。粮食多着呢！”

那个伤员說：“小胖子，飽了，吃得真香呵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背靠着我的任忠毕不知怎么的一屁股坐在水里，噗通一下子把我也弄醒了。我問她：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她告訴我，她的脚麻了，蹲不住，一下子就坐在水里。我扶起她，給她捶腿，一面把我的梦低声講給她，又抱怨她不該把我弄醒。說着說着，我們两个噤噤咯咯地笑开了。我們偷偷地看了一下周围的同志，他們都和我俩一样，背靠背在泥里、雨里睡着。他們睡得真香，看样子，好象比睡在床上还舒服呢。

我們俩的笑声惊醒了旁边的总务科长，他說：“小胖子，睡吧！女娃子除了哭就是笑！”

这是一个漫长的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天晴了，我們的两腿就象木棍一样硬，周身也麻了，可是看着天边的太阳，同志們都高兴地唱起歌来：

当兵就要当紅軍，